

李品仙別傳

(三)

● 王成聖

統帥大軍參加抗戰

民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北平附近日軍尋釁，爆發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日八年戰爭的序幕，蔣委員長中正於七月十七日在廬山就中日事件發表了嚴正聲明，宣佈了我國的立場和最低限度的條件。

七月二十一日李宗仁及白崇禧聯名通電擁護蔣委員長的對日主張。八月四日白崇禧奉召飛南京勸助中央策劃，臨行時將省內動員工作交李品仙負責，加速準備。

八月下旬軍事委員會電令派李宗仁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白崇禧為陸海空軍最高統帥部副總參謀長兼軍訓部長。隨令着廣西編組一個集團軍，賦予第十一集團軍的番號，下轄三個軍，每軍三師，並派李品仙為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所轄三個軍除廣西原有第七軍（軍長廖磊），第四十八軍（軍長韋雲淞）外，另賦予第三十一軍的番號，由劉士毅任軍長。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參謀長為徐祖貽，集團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為何宣，後為董彥平。

第五戰區長官部和第十一集團軍的集中位置均在徐州。九月中旬，韋雲淞的四十八軍先行出發，開抵武昌後，最高統帥部因滬戰激烈，乃命該軍改往上海，歸陳誠指揮，參加蘊藻濱、瀏河方面對日軍反攻的作戰。

十月初，第七軍、卅一軍也已動員編裝完成，即出發向徐州附近集中，李品仙本人於十月五日自桂林乘車出發，於十一日抵達長沙，受到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的歡迎。抵武漢後，即乘輪東下。

途中適逢雙十節，因當時正是抗戰開始，人心振奮，而同船百餘男女旅客大抵為公務人員、教員及學生，熱心者發起慶祝活動，全船旅客無不贊同。於是立時在船上張燈結綵貼標語舉行慶祝大會。當他們知道李品仙的身分後，大家一致推他擔任大會主席，會中他目睹大家興奮、熱烈、誠摯的表情，不禁熱淚盈眶，心想民心士氣如此，抗戰焉有不勝之理。不過這次戰爭必然是長期抗戰，必須堅持到底，不可偶遇挫折即灰心喪氣。因此他在會中發表演說，說明抗戰必勝的道理，並鼓勵各人從各自的崗位致力於長期抗戰，

不惜任何犧牲堅持最後勝利。會後大家一起把李品仙抬起來，擁抱，祝他勝利，熱情洋溢，令他終身難忘。

抵達南京，與李宗仁同住白崇禧寓所，就當前作戰形勢與爾後的戰略指導等問題相談至夜深始各歸寢。入寢後，思潮起伏，久難入夢，尤其當日船上一幕令他難忘，復披衣起床寫成五言律詩以抒感懷：

海寇傾巢出，烽煙夜夢驚。平津既陷落，淞滬復侵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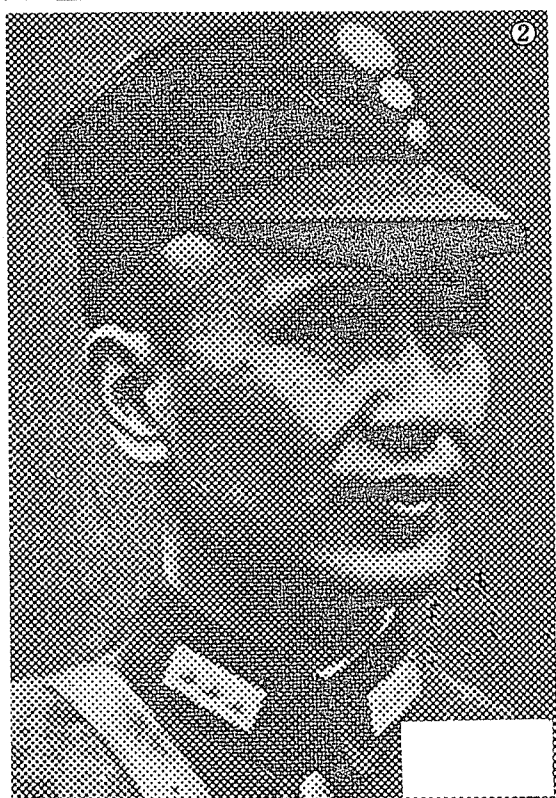
國祚闕隆替，黃魂決死生。哀軍嘗卻敵，衆志足成城。

蕞爾二三島，何如億萬兵。橫戈揮日起，大纛頂天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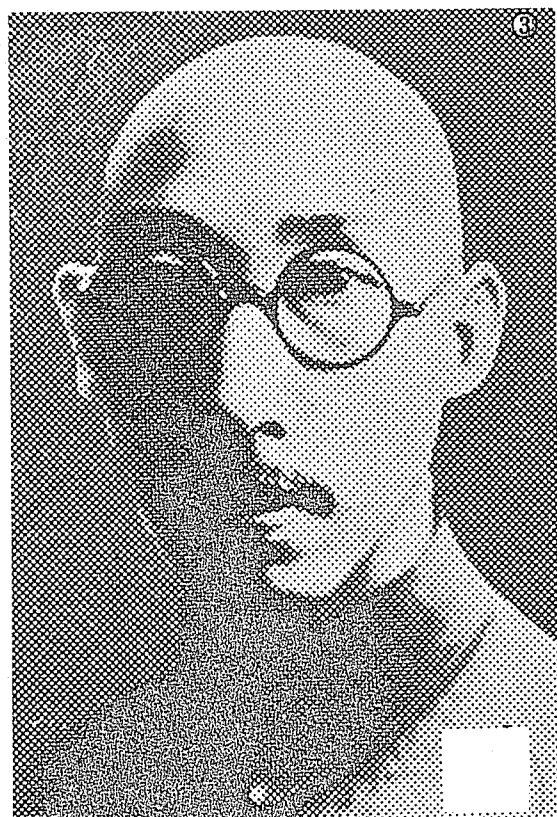
欲雪千秋恨，當思七尺輕。時乎不我待，奮臂事長征。

次晨蔣委員長召見，對他慰勉有加，並詳詢集團軍編組情形。

十月下旬上海日軍恃其大砲飛機戰車的優勢猛烈攻擊，向我實施中央突破；大場、真茹相繼棄守，戰局暫趨不利。二十八日蔣委員長親赴前



- ① 抗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
- ② 抗日統帥部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白崇禧。
- ③ 在長沙歡迎李品仙奔赴前線殺敵的湖南省主席何鍵。



線觀察，並在蘇州的劉家花園召集各將領訓話，宣示長期抗戰的戰略，是夜即住於劉家花園，李品仙也參與此會，會後靈感，賦詩二首云：

其一長江蜿蜒向東流，風雨雞鳴宿露收；

梅萼橫斜劉圃晚，角聲悲壯海天秋；

陣雲高築吳江冷，旗影遙翻楚塞愁；

前席虛懷資策劃，龍韜爭戰護神州。

其二烽火連關塞，京車戟衛森；舳艫連海曙，鼓角動星沉；

浩蕩長江水，忠貞報國心；大軍吳下會，仗劍起豪吟。

次日回南京，準備稍作勾留後即轉往徐州。此時集團軍總部已到達徐州。第七軍到達徐州後，經鐵路繼續輸送至海州擔任警戒，第三十一軍則集中徐州附近加強訓練。

自十一月開始，蘇常前方作戰趨緊張，統帥部決心逐次向後撤退。為支援上海附近大軍安全撤退，又着手於太湖兩側地區部署新抵抗地帶。統帥部遂下令將在徐海線上擔任警戒的第七軍全部調至浙江吳興、溧陽附近，準備增援該方面作戰，所遺防務由第三軍團龐炳勛部接替。

十一月三日李品仙從南京趕赴徐州，時第七軍正紛紛由隴海線轉津浦線向南輸送。他到徐州後乃往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研究；因十一集團軍已有兩個軍在江南方面作戰，為指揮方便計，集團軍總部置於徐州是否適宜。研究結果，認為徐蚌方面將來作戰，仍須他分任指揮；於是由長官部電呈統帥部建議：以第七軍及四十八軍另編為第二十一集團軍，以第七軍軍長廖磊升任第二十

李品仙別傳(三)

一集團軍總司令。原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升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仍兼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臺莊大戰固守淮北

敵軍於十一月十三日攻佔南京，十二月中旬後，再以大軍自山東德州沿津浦路南下，進攻徐州。津浦南段之敵，則以其第十一師團於十二月下旬由瓜州攻佔揚州，爾後進出天長；以其第十三師團經儀徵，六合與浦口之敵會合，沿鐵路北進，攻佔滁縣。繼續北進，呼應自德州南下攻徐州之敵。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對策，是先拒止南下之敵於黃河北岸，集中主力擊破由南京北上之敵。於是，命李品仙指揮三十一軍及于學忠、楊森、徐源泉各軍以及安徽境內各部隊，負責實施津浦南段之作戰。令韓復榘指揮其所部各軍沿黃河南岸之線堅固防守，防阻敵軍南渡。令龐炳勛部移駐臨沂，防止青島及魯南登陸之敵。另由長官部電呈統帥部，另派有力部隊迅速來徐州作戰區的總預備隊，為爾後擔任打擊的主力。

李品仙遵照長官部上述意旨，對所屬各軍下達命令：

(一)于學忠軍位置於淮河岸，沿淮河北岸構築防禦陣地，拒止敵之北進。並以一部進至南岸防守蚌埠，不得已時再撤回淮河北岸固守。

(二)第三十二軍以一部在劉府附近，主力在鳳陽、紅心舖附近佔領陣地，行攻勢防禦，對沿鐵道線北進之敵實施側面攻擊，將敵切斷分割包圍

而殲滅之。另以一部進出張八嶺、明光一帶實施游擊，遲滯並引誘敵之前進。

(三)徐源泉之第十軍即由現地速向合肥推進，策應第卅一軍之作戰。楊森之第二十二軍在徐軍未到達前，以一部留駐和縣、裕溪口等處警戒江防外，主力即移駐安慶，擔任長江北岸一帶之防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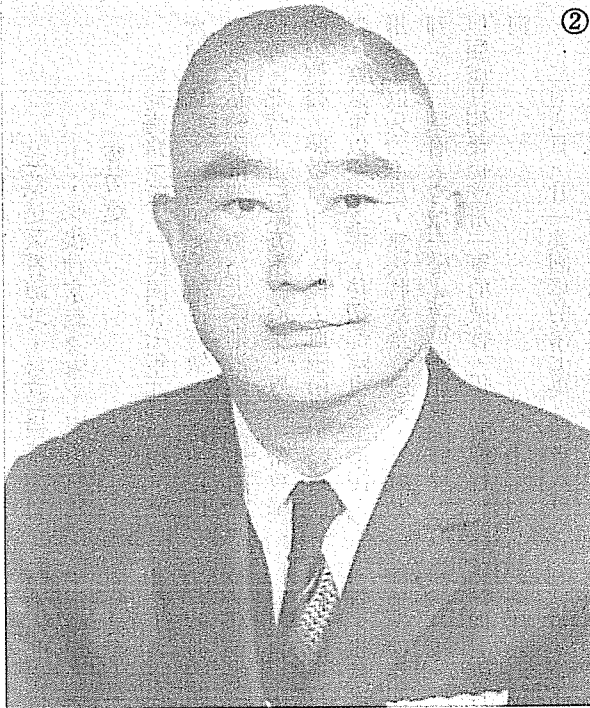
(四)二十一集團軍應即日由九江度江北返向合肥集結整理待命。

(五)第十一集團軍總部於元月五日移駐壽縣。集團軍總部移駐壽縣後，此時日寇正向六合、滁縣、揚州各地進擾；敵兵所到閭閻為墟，姦淫劫掠無所不為，敵機也到處肆虐，濫炸民房屋宇；平民無辜被害者不可勝計，扶老攜幼棄家出走者絡繹於途。李品仙親率隨從人員及地方行政官吏，馳赴各縣城或市鎮視察安撫，每至一地即召集地方父老賢達，詳為曉諭，告以抗日大義，報仇雪恥，政府人民務要上下同心，群策群力，共同殺敵，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經半月餘方視察完畢。一月下旬回至壽州集團軍總部。以沿途目擊難民悽慘情景，感慨之餘，成七律兩首云：

其一 頹垣殘宇斷荒難，半壁河山遍鐵蹄；滿目瘡痍哀雁戶，一腔血淚鼓征擊；

臥薪嘗膽思勾踐，採蕨餐薇恥叔齊；大好神州陷醜虜，狼煙起處海天低。

其二 連營百里正陽關，刀戟寒光耀九寰；八桂精英來嶺表，兩淮豪傑



①李品仙任豫鄂皖邊區游擊總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時的照相。

②安徽省幹訓團教育長、糧食部安徽區糧運處長范苑聲。

③抗戰時期安徽黨政軍總辦公廳秘書主任鍾鼎文博士。

④任安徽省建設廳長、皖南行署主任張宗良博士。



起田間；

旌旗遠蔽符離野，壁壘橫跨大別山；收復神京朝夕事，蝦夷斬罷寶刀還。

津浦南路之敵，自民國廿七年元月中旬，遂次向北攻擊，連陷明光、池河等鎮，二月一日搜索部隊佔領臨淮關，後續大隊則沿鐵路兩側指向蚌埠。此時，卅一軍乃由紅心鋪、鳳陽一帶攻擊敵軍側後，將敵軍切成兩段，血戰兩天，斃敵極衆。奈敵軍以空軍支援，後續部隊也大舉增援；卅一軍以兵力不足，無法將敵全部殲滅，乃撤退到定遠、劉府、考城一帶。敵軍雖能攻陷蚌埠，但顧慮其側後仍受卅一軍的威脅，仍不敢即行渡河。

二月六日，廿一集團軍的第七軍、四十八軍由江南渡江北上，趕至合肥，休息兩天後，即兩路向敵攻擊，斃敵千餘，一度收復鳳陽、考城，截斷敵的後方連絡。游擊部隊也乘機收復天長、盱眙、臨淮關等處。敵遂不敢再向北進，而與我軍成對峙狀態。

津浦南段，在李品仙的卓越指揮和各軍的英勇奮戰下，仗打得很好。北段卻因為韓復榘的不戰而退，讓敵軍輕易渡過黃河，長驅直入。幸虧蔣委員長迅即下令將韓復榘逮捕正法，鼓舞士氣。加以川軍鄧錫侯部的不惜犧牲慘烈奮戰；湯恩伯率關麟徵、王仲廉軍的趕到增援，以及張自忠、龐炳勳在臨沂大獲勝仗，才暫時阻過了敵軍的攻勢。

當三月十四日敵軍開始猛烈南犯後，長官部

為增加決戰方面兵力，令十一集團軍以卅一軍移至淮河北岸接替于學忠部擔任淮河北岸防守，將于軍轉用於徐州以北地區，支援臨沂方面作戰。同時又令十一集團軍總部北上移駐宿縣，指揮徐州南方各軍作戰。

三月下旬到四月初，敵軍向喜兒莊進攻，我孫連仲軍竭力堅守，湯恩伯軍從外圍機動夾擊，以及張自忠、龐炳勳軍力挫臨沂之敵，向喜兒莊增援；敵軍攻勢頓挫。津浦南段，淮河北岸的卅一軍，也數次擊退北進的敵軍，確保固鎮南方的陣地，使徐州無後顧之憂，喜兒莊作戰得以順利殲滅日軍。

四月七日，敵軍在國軍的猛攻下，支持不住，全部敗退後撤，國軍分途追擊，喜兒莊大戰勝利結束。李品仙在軍民歡欣若狂的氣氛中，於當天午夜，賦詩一首：

武衛營前柳色鋪，漫天烽火掣征桴；登壇飛將驚三島，越海么魔擾五湖；固築長圍新壁壘，便教頑寇寤冥途；慶功筵奏鏡歌曲，臆臂當車奈若愚。

武漢會戰廣濟阻敵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下旬，敵軍分別在津浦路南北結集大軍約卅萬人，準備在徐州與國軍決戰。

津浦南段的敵軍於五月十二日攻佔永城，津浦北段的敵軍，則循微山湖以西地區向南進犯。江蘇的淮陰、阜寧的敵軍，也以三師團之衆，向西進犯徐州。另臨沂方面的敵軍也攻陷該地後，向徐州前進。顯有包圍徐州，殲滅我野戰軍的企圖。

當時，李品仙在皖西指揮第七軍佔領合肥的大蜀山和壽縣，力阻敵軍西進；指揮四十八軍在淮河北岸阻敵由蚌埠西進。

統帥部認為已達到防守徐州的戰略目的，基於持久抗戰的戰略要求，必須避免決戰。乃於五月中旬下令徐州以東、以北的各軍，按照指示路線，分途連夜轉進，放棄徐州。

六月中旬，敵軍攻陷安慶。合肥之敵，也向西推進。我第廿一集團軍及馮治安部轉移到阜陽河以西及霍邱、六安、桐城之線防守。第五戰區長官部移駐鄂東的宋埠，李品仙的集團軍指揮部移駐英山。

敵於攻佔安慶、九江之後，開始分爲五路向武漢攻擊；在江南方面：一路沿瑞（昌）武（昌）路西進，迂迴武昌之南；一路沿南潯路向南，攻佔德安掩護其左側背。在江北方面：一路沿大別山南麓，經太湖、宿松、黃梅、廣濟向黃岡進攻；一路沿大別山北麓，經固始、潢川、羅山、信陽迂迴漢口之北；一路經六安、霍山，越大別山出麻城，攻漢口東北的黃陂。再以海軍破田支隊的艦隻，溯江西上，以海軍陸戰隊登陸攻擊沿江的要點，企圖一舉捕捉殲滅我野戰軍大部，迫降我軍。

我統帥部面對敵軍的攻勢，分從長江兩岸作縱深配備。江南岸，以新成立的第九戰區負責，以陳誠為司令長官。以張發奎、薛岳兩個兵團為基幹，共廿七個軍。江北則由第五戰區負責，由白崇禧代理司令長官，以孫連仲、李品仙兩個兵

團為基幹，共廿三個軍。

江北岸的作戰區分為三路：

右翼由李品仙指揮，轄韋雲淞的卅一軍、覃連芳的八十四軍、何知重的八十六軍、蕭之楚的廿六軍、劉膺古的八十七軍、曹福林的五十五軍。

中路：由廖磊指揮，轄張淦的第七軍、張義化的四十八軍、徐源泉的第十軍，及豫、皖邊區的游擊隊。並以廖磊兼安徽省政府主席，預定留守大別山區。

左翼：由孫連仲指揮，轄池峯城的卅軍、馮安邦的四十二軍、于學忠的五十一軍、張自忠的五十九軍、劉汝明的六十八軍、宋希濂的七十一軍、馮治安的七十七軍。主要防阻敵軍北面由葉家集經固始、潢川、羅山向信陽迂迴之敵。

李品仙的右翼軍的主要作戰任務，係以大別山南麓為根據地，對沿長江北岸挺進的敵軍，逐次抵抗側擊，預期將其消滅於右翼港灣錯雜地區。

八月初，敵陸戰隊自九江對岸的小池口登陸，配合自安慶西進之敵，連續攻佔宿松、黃梅。我第八十四軍予敵遲滯後，轉進至團山河、大河鋪、大金鋪等地佔領既設陣地，阻止敵軍西進。至八月下旬，敵第六師團及第三師團的一部，在其先頭部隊掩護下，沿潛山、黃梅大道西進。八月二十六日，韋雲淞的卅一軍乘敵主力通過之後，自側面發起攻擊，經一晝夜戰鬥，於二十七日收復潛山、太湖，二十八日繼續收復宿松，將敵後方連絡線予以切斷。

次日第七軍復自黃梅以北的陣地，對被包圍於黃梅一帶之敵展開猛烈攻擊，經兩日激戰殲敵軍甚多。

惟敵在海軍掩護下，改用小池口向後方連絡，獲得不斷的補給與增援，並以海空軍助戰；至八月三十日開始反撲；復經兩晝夜激戰，因國軍缺乏空軍掩護，死傷累累，不得已逐步後退。

九月六日，敵對廣濟猛烈轟炸，並使用毒氣攻擊，我防守廣濟的八十六軍於是日夜復向廣濟西北一帶高地撤退。兵團總司令部則轉移至西河驛開設指揮所。

九月八日，李品仙鑒於敵之攻擊氣勢已趨衰減，復斷然由黃婆四方面向敵側背攻擊，克復廣濟，並奪獲敵輜重甚多。九月廿九日，敵攻陷田家鎮要塞，我廿六、四十八、八十六各軍退守蕪春、浣水等地。

十月上旬，敵在長江南岸集中五個師團的兵力，沿瑞武路向西北推進。至十月中下旬，攻陷陽新、大冶。於是分三路向武昌及其以南進逼；一路經簪溪、潭鋪、向通山；一路沿三溪口、高橋，向咸寧；一路沿大冶、鄂城直迫武昌，十月二十二日攻陷鄂城。

長江以北，十月九日敵一度向蕪春進攻為我擊退。惟大別山以北之敵，於九月中下旬相繼攻佔潢川、羅山之後，於十月十二日攻佔信陽，另一路則經由商城向麻城進出。

武漢保衛戰自六月初開始以來，歷時將近五月，我軍已有效達成遲滯與消耗敵人的目的。遂於十月二十四日下令放棄武漢，使各部隊分別向

湘北、鄂西及鄂北，以及敵後控制地區轉進。

李品仙的十一集團軍撤至湖北隨縣唐縣鎮、棗陽一帶佈防。

十二月，蔣中正委員長在武功召開軍事會議，除商討會後的作戰指導方針外，並由委員長講評各次戰鬥中的缺點。李品仙奉命報告第五戰區的戰況。他以臨時奉令，事先未作準備；只好就他的兵團方面的實際戰鬥經過，毫無隱諱的簡要敘述。其中提到徐源泉軍於奉令撤退時，未照命令進入大別山擔任游擊，已自行退回沙市。委員長對此大發雷霆，當即下令將徐軍長扣留嚴辦。後來經過與會各長官要求由李宗仁出來，要求委座寬恕。委員長乃俯循眾請，從輕處分。由此可見李品仙的正直無私。

李品仙從武功出席軍事會議回到棗陽，即接到家中來電告知母親去世的消息。這突如其來的噩耗，真是五內俱裂無限悲痛。於是，一面準備回籍奔喪，一面電呈蔣委員長准其辭職。當以戰事方殷，國家多難，未能如願，只好就地設靈遙祭；為免袍澤奔走弔唁，貽誤戎機，也不敢對外宣佈。

是年冬季，天寒夜冰，思念母親李氏難以成寐，曾寫哭母詩，以誌哀思：

武功會罷返荆襄，噩耗驚傳慈母喪；風暗西天悲靜樹，魂招南海泣高堂；
極峯垂訓忠為首，墨經從軍孝豈忘；苦塊不曾親殮視，春暉未報慟肝腸。

隨棗戰役榮獲勳章

第五戰區各部隊於武漢棄守之後，主力撤至鄂西北，控制荊、襄、隨、棗，與撤入大別山的一部經常東西呼應向平漢線進擊，使佔領武漢之敵猶如芒刺在背，寢食難安。

民國二十八年春，日寇遂發起攻勢行動；集中其第三、十三、十五、十六各師團，以及騎兵第四旅團，先於二、三月間攻佔京山、鍾祥一帶，隨後於四月底發起對隨、棗方面的攻勢。

當時國軍為確保襄、樊，控制隨、棗地區，乃一面鞏固桐柏山、大洪山兩游擊根據地作為襄、樊的屏障，一面令各軍依消耗戰的指導，逐次抵抗，誘敵深入，並不斷求取有利機會予以打擊。其部署情形概略如左：

(一)戰區防守地帶，以大洪山為中心，區分為兩部份。大洪山以南及以西巨鍾祥、荊門一帶為右地區，由張自忠的三十三集團軍防守。大洪山以北及以東至桐柏山之間的隨、棗地區為左地區，由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團軍防守。大洪山由三十九軍防守，形成一獨立據點，牽制敵軍行動，但歸左地區第十一集團軍指揮。

(二)左地區方面，除劉和鼎三十九軍外，另指揮張軫的第十三軍，覃連芳的八十四軍，及四十五軍陳鼎勳一部。八十四軍位置於鹿頭鎮、吳山店地區佔領陣地，並與十三軍連繫，準備予敵側背攻擊。十三軍向唐王店、大山廟、天河口、高城間地區佔領機動陣地。掩護我軍左翼，並準備對敵之側背攻擊。四十五軍的一二五師集結於茅次畝、朱家集、長崗嶺地區，準備策應左地區右翼方面之作戰，與三十九軍切取連絡，並與右地

區洋梓方面的三十三集團軍部隊保持連繫。十一集團軍總部在棗陽城外設立指揮所，以便指揮。四月三十日，敵對第三師團，由安陸、應山方面向我八十四軍正面攻擊。該軍在郝家店、徐家店與敵激戰一晝夜，撤退至塔兒灣陣地繼續抵抗。

五月二日敵分別在飛機及砲兵支援下，向我十三軍高城鎮附近陣地，及塔兒灣陣地進犯。我軍奮勇迎擊，曾使敵軍攻勢頓挫，死亡頗眾。我八十四軍與敵爭奪塔兒灣陣地，失而復得達七次之多。嗣後敵軍藉使用毒氣挽回其頹勢，至五月四日我塔兒灣陣地陷入敵手。十三軍方面高城鎮陣地也受敵壓迫而放棄。於是我左翼方面遂轉移至漂水西岸防守。

五、六兩日，敵分別向天河口、白廟鎮及江家河、廬山之線攻擊，戰鬥激烈，敵未得逞。

惟此時右地區方面，攻佔鍾祥之敵，經大洪山西側沿漢水東岸地區北上，突破一二七師及一八〇師防守的長壽店及豐樂鎮一帶陣地後，迅速向北挺進，於六日已竄至襄陽對岸的張家灣附近，將襄、樊與隨、棗間的公路交通切斷；且其後續部隊正沿漢水東岸向北急進中。敵軍飛機數十架並將張家灣附近的公路浮橋炸毀。

根據情況判斷，敵似企圖包圍我左地區部隊於大洪山北側地區。當時四十五軍已退至襄陽附近漢水西岸，左右兩地區之間已失去連繫，我左地區第十一集團軍所指揮的部隊無從抽調以對付出現於張家灣附近之敵，情況頗為嚴重，在棗陽的集團軍總部已非遷移不可。於是李品仙作如下

的緊急處置：

(一)令八十四軍立即脫離戰鬥經隨陽店向唐河轉進。第十三軍仍退入桐柏山，防守桐柏地區，相機以攻勢行動攻擊西進之敵，並切斷敵後方連絡線。三十九軍仍留駐大洪山一帶，牽制西進之敵，相機向敵後採取攻勢。

(二)總司令部即撤離棗陽，向隨陽店移動，與八十四軍會合後向唐河撤退。

(三)建議長官部即移駐老河口，爾後左地區與長官部的連絡改為南陽、唐河之線。

李品仙的總司令部於六日下午五時左右開始移動至隨陽店。入夜後九時左右，得知八十四軍已全部撤出陣地，到達隨陽店與唐縣鎮之間；當即令該軍逕向唐河轉進。七日晨敵軍步騎兵數千名已入據棗陽。隨縣則於八十四軍撤退後也為敵軍佔領。

當李品仙的總部到達唐河之夜，敵軍騎砲約千餘人，已到達新野附近。李於九日下令八十四軍即在唐河與南陽之間阻止敵軍北進；十三軍以一部留駐桐柏山擔任游擊，其餘部隊在泌陽附近佔領陣地，協同八十四軍阻擊北進之敵，總部立即移駐南陽。

五月十日新野失守，敵繼續北竄。至十二日當敵軍一部竄達南陽時，我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部適於此時到達南陽整理完畢。乃會同十三軍、八十四軍開始反攻。河南當地的保安部隊與民衆武力由別廷芳領導，協助正規軍四面八方不分晝夜對敵襲擊。桐柏山我十三軍的一部，及大洪山的三十九軍，則分由南北兩面切斷敵後方連絡線，

(三)傳別仙品李

並截擊敵軍沿襄花公路後退之部隊。

同時我右地區的三十三集團軍也自漢水西岸向東岸出擊。

此時竄擾鄂北豫南之敵，因輕裝急進，過分深入，接濟應援均成問題，沿途被地方民團突襲損失頗多，加之後方補給中斷，遂成強弩之末，於五月十四日起紛紛向後潰退，我八十四軍及四十五軍次第收復原來放棄的地區，至五月二十日左右，概已恢復至作戰前態勢。

敵軍此次行動，毫無所得，而蒙受重大損失，經此教訓後，直至二十九年夏季以前，始終蟄伏於武漢附近，不敢蠢動；我軍亦得乘機加強整訓。

中央統帥部因李品仙於此次會戰中沉着機警，表現卓越，特頒授干城勳章一座。李品仙感奮之餘，賦詩七律一首云：

北斗橫空夜未央，羽書無間馬蹄忙；荆襄形勝開雄鎮，隨棗環迴作戰場。
滅寇計成擒豎子，沉舟志決擊強梁，妖氛掃淨河山固，峴首樓頭日月光。

重回大別山兼領軍政

黃武漢撤守，第五戰區由鄂東向鄂西移動時，遵照中央決策，將廖磊的第廿一集團軍留駐大別山，從事敵後游擊作戰，並用以控制敵後廣大地區的民衆，防止物資資敵。

民國廿八年秋，廖磊病故，十月，國民政府發表李品仙前去接替，身兼豫皖鄂邊區游擊總司令、廿一集團軍總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國民

黨安徽省黨部主委等職。（十一集團軍職務，交黃琪翔接替）李品仙奉令後，即向各方邀請皖籍賢能之士萬昌言、張宗良、范苑聲、儲應時、高長柱、汪平、鍾鼎文、陳維沂、張湘澤、汪少倫、周天固等人一同赴皖。

那時敵後工作最感困擾的事，莫過於抗戰開始後由中共改編而成的部隊，他們在戰區以內假抗日之名行擴張之實，不遵守命令對日作戰，破壞地方行政系統。又挑撥離間，製造摩擦，對地方政府或友軍顛覆破壞無所不用其極。當時在安徽的無為、廬江一帶也有由共軍改編的新四軍的一部，為此李品仙在離渝赴皖之前，特約請新四軍當時住在重慶的負責人葉劍英商談，希望葉轉告前方新四軍的將領，務請以國家為重，認清敵友，團結合作，一致對敵，並請尊重地方政府，約束所部。李品仙並尊重聲明此後無論是何部隊如有不遵約束，妨害抗戰工作者，為顧全大局起見，自不便緘默。當他到達立煌時，新四軍原來設在立煌的辦事處，已經悄悄的撤退了，以後新四軍的部隊也未發現再在轄區內公開非法活動。李品仙認真作事從不苟且遷就的風範和過人的威望，對中共發生了嚇阻作用；後來所謂「豫皖鄂邊區」，是以大別山為中心的週圍地區。其範圍概自平漢線以東，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南，長江以北。計包括豫南的橫川、羅山、固始、商城、光山、經扶等六縣，鄂東的麻城、羅田、英山、廣濟、黃梅、浠水、蘄春等七縣，安徽的六安、霍山、岳西、太湖、潛山、立煌、霍邱等，總共二十餘縣。

自南京、徐州、武漢相繼陷敵之後，此一地區除西北一隅尚可與大後方保持連絡外，大部份已陷於敵軍包圍圈中。不過敵軍只能控制點線，廣大鄉村地區完全在國軍控制之下。安徽六十餘縣中，有四分之三均屬完整，其餘為半完整縣份。鄂東的十一個縣中，完整的有五，半完整的有三。豫南九縣則全部完整。蘇北、魯南完整的縣份也很多。

然而要想在此一廣大地區，能發揮有組織的抗敵力量，也不是很簡單的事。那時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對此孤懸敵後的地區已有鞭長莫及之感，南京汪精衛的偽政府則已開鑼，最令人困擾的莫過於共產黨。早已一反其在抗戰開始時的誓言，實行所謂「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擴張」的政策，企圖利用對日戰爭的機會，死灰復燃，發展壯大，最後顛覆政府，表面上卻仍然打着抗日的旗號。因此，敵後工作除了對付顯然的敵人而外，還要對付此一潛在的敵人。此外，為鞏固此一地區，確保存行政權的行使，自然須藉軍事力量支持各級的行政設施，但基於長期抗戰的最高決策，尚不能以維持此地區的統治，運用當地人力物力對敵作戰為已足，更要根據三民主義的建國目標和程序，積極從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建設，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因此，敵後工作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而是包羅廣泛的政治問題。

李品仙於民國廿九年一月到達立煌。當時在立煌的軍事單位，除二十一集團軍總部和若干直屬部隊外，還有一部份學生軍。他們之中一部份

是廣西大學未畢業的學生，以及其他學校志願從軍的學生，思想比較複雜，而且多數心志未定，認識不清，或有為新四軍引誘的可能。於是他即召集該隊學生軍至省府內訓話，予以告誡，使其提高警覺，不要受共黨的欺騙。該隊學生軍，已有極少數參加共黨，竟於當夜秘密逃往新四軍部隊去了。各縣長中也有數人曾加入了共黨，也同時逃走。李品仙的先聲奪人，使抗日陣營得以淨化，黨政軍上下人員也一致為之額手稱慶。

在人事上，除了少數必須調整者（如財政廳長左傾份子章乃器的辭職）外，以從穩定中求進步為原則；不適當的機構，立即改組。（如動員委員會因份子複雜而撤銷，另於省府之下，設宣傳委員會）李品仙集黨政軍事權於一身，為便於聯繫協調，通力合作，特成立「黨政軍總辦公廳」，以「邊區游擊總部」參謀長董英斌兼總辦公廳主任（董未到任以丘國珍暫代），下設黨務、政務、軍務三個組及主任秘書一人。黨務組長由省黨部委員蘇民兼任，政務組長由省府委員萬昌言兼任，軍務組長由總部高參凌孟南兼任，主任秘書由省府參事鍾鼎文兼任。「總辦公廳」於元月二十七日開始辦公，所有黨政軍三方面的公文，尤其是涉及政策決定，需要協調的案件，隨時由省府秘書長、黨部書記長、軍方參謀長專送總辦公廳核閱，其餘普通文件仍由各部門主管擬辦彙報。實行結果對加強工作效率，加速業務處理，以及黨政軍的協調配合上均卓着成效，也節省了他不少精力，有時間到各處親自視察及考慮真正重要的問題。

李品仙將軍事部署，大致調整妥當之後，即着手黨政方面的整理與重建工作。首先於民國廿九年二月中旬在立煌召開「安徽黨政整建大會」制定「戰時黨政實施綱要」，研討各部門工作實施方案，作為今後施政的張本，當時，豫、鄂兩省邊區各縣的縣府黨部負責人，係以列席身分與會。會後他們將討論通過的整建綱要及實施計畫帶回，分別呈報其所隸屬的省府、黨部參考辦理，期使彼此在行動上能夠配合呼應。

艱困中的建設成果

接着，開辦「黨政縣訓班」和「行政幹部訓練團」。「黨政班」輪流調訓省府各廳處的科長、科員，各縣縣長，各專員公署及縣府的科長、區長；省黨部的科長、科員；各縣黨部的書記長；各中學校長、訓導主任及教師等。訓練內容，除實行嚴格的軍事管理，使其體認戰地生活，並激發其蓬勃朝氣外；特別着重思想主義的灌輸，基層政治革新與有關法令的講解；以及新縣制、國民兵團、保甲制度、國民教育等項，並授以必要的軍事學術，以適應戰地需要。

「地幹團」的訓練對象為地方基層行政人員，如鄉、鎮、保長，以及縣府以下各級單位的幹事，小學校長、教員、國民兵團的專職幹事等；並招訓優秀社會青年，以備補充。訓練內容着重基層行政業務的講習與領導能力的培養。並使其熟悉各種法令規章，研究與敵偽、共黨鬥爭的技能方法。此批基層幹部為支持大別山地區的巨大力量；其間被敵偽及共軍殺害的，達一千人以上

（根據勝利後的請卹統計）。李品仙主持安徽省政一直到抗戰勝利，在艱困處境中，亦有相當建設成就。

行政方面：不但根據戰地需要，機動調整省、縣政府的機構，在皖南設「皖南行署」，簡化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組織，增設專區保安副司令，協助專員督訓，指揮國民兵，另為了訓練人民行使四權，配合全民動員，特建立各級民意機構：「臨時參議會」；為了集中才智，特延納地方賢達、學者、專家，擔任省府顧問、參議、諮議，定期開會，補偏救弊。民政方面：清查戶口、編組保甲；編組國民兵團，推行「二五減租」，保障佃農利益；厲行禁煙禁賭，倡導戰時生活。

財政方面：以滿足軍民生活，支持長期抗戰為目標。分從增加生產，整理並增益稅收，儲備並管制戰略物資各方面努力。為安定軍公教人員生活，首先舉辦物資配給；為融通農業資金，設立農民銀行。各種措施，效果卓着，不但在財政上能自給自足，而且能提供中央大批軍糧。

建設方面：着重農業技術的革新，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發展小型機械工業，紡織、農產加工、製茶，以及小型水力發電。為繁榮經濟，准許自由開拓土產市場，凡非管制物資，准許商人運銷敵偽佔領區，並換購民生必需物資。同時，為防止私人壟斷居奇，適應人民生活需要，設立「物資管理局」，調節供需。教育方面：創辦「政治學院」（後改師範學院）。並由省辦理高中以上學校，縣辦初中，鄉、鎮辦國民中心小學，保辦國民小學。凡屬國民基礎教育，一律免費，並

限期普及。另對高中以上男學生，實施一學期的軍事教育；女學生及女公務員，年在十八歲至廿五歲者，施以半年看護教育。

坐鎮立煌以寡擊衆

民國二十九年，李品仙到達立煌之後不久，中央鑒於原共軍改編的新四軍，在皖南一帶，游擊抗日獲勝後，擴張勢力，建立組織，破壞行政系統，徵收捐稅，騷擾人民，散佈謠言，動搖軍心，乃嚴令該軍於二十九年年底以前將所部悉數開往黃河以北作戰。新四軍不但對統帥部命令置之不理，且各種越軌行動更趨積極。偷襲正在換防的第四十軍，統帥部不得已，於三十年六月下旬下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執行懲處；除將該軍大部繳械，軍長葉挺捕解重慶法辦，副軍長項英於拒捕時擊斃外，其餘該軍首要分子陳毅、張雲逸等則率領一部向江北逃竄。

新四軍部隊原有一部駐於江北的無為、廬江一帶，李品仙的集團軍同時奉令協助堵擊圍剿，除截獲其一部人員外，其餘餘部隊竄逃蘇北。此股新四軍殘部，爾後在蘇北、魯南一帶，先後擊潰李守維的八十九軍，吞併國軍游擊部隊李明揚、李長江等部，勢力逐漸擴張，至三十三年開始向皖東推進，企圖消滅李品仙的皖東部隊，進而佔據大別山。

李品仙傳

李軍在皖東地區的古河、梁園、王子城一帶建立有前進根據地，掩護皖東各縣的地方政府，推展政務，保衛人民，由第七軍副軍長漆道徵擔任指揮官，所轄部隊為第一七一師（師長曹茂琮

）三個團，第一七二師的五一五團，以及保安團，皖東游擊第十縱隊（司令柏承君）所轄三個支隊，總計約一萬六千人。

共軍新四軍陳毅部主力原在津浦路以東，魯南、蘇北一帶。其一部第二、七兩師於三十三年初進出津浦與淮南兩鐵路間地區，經常偷襲李軍皖東地區部隊。其第二師以滁縣、定遠兩縣交界附近的皇甫山、藕塘鎮一帶為基地，其第七師則游擊於無為、巢縣、含山、和縣等沿長江北岸一帶地區。三十三年九月初旬，新四軍由津浦路以東秘密向藕塘鎮以北地區增加約八個團兵力，連同原來其第二師的六個團，第七師的四個團，總計約三萬人，在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指揮下，準備進攻古河。

九月上旬，共軍在合肥東北占雞崗襲擊李軍一七一師五一二團，團長蒙培瓊重傷被俘。經以一七二師的五一五團前往增援才穩定下來。皖東前進基地指揮官漆道徵見共軍已開始行動，即集中兵力於廣興集、王子城以南，青崗集以北地區，嚴陣以待。九月十一日黃昏，一七二師的五一五團到達王子城南三官集附近，共軍即全軍來攻，首先以主力圍攻守備王子城的第十縱隊第一支隊，隨即展開激戰，同時各以一部向梁園、大馬廠前進，企圖以兩翼包圍的態勢指向古河，對李品仙軍皖東根據地作一次摧毀性的攻擊。

當共軍主力圍攻王子城時，一七一師的五一三團即迂迴攻擊其側背，但共軍復以全力向國軍五一三團的側背進攻。五一二團及五一五團為策應五一三團又將共軍包圍；而原向大馬廠前進的

共軍又回頭猛攻五一二團的側背。於是形成共軍與國軍相互的數重包圍，展開一場混戰；戰鬥的猛烈程度，尚所罕見。五一二團團長謝堯身負重傷，大腸流出腹外，五一三團團長蕭湘湯也負傷督戰。如此混戰兩日，幸國軍遠在善後集保三團團長莫仲慶主力，在大馬廠第十縱隊第二支隊，以及在柘皋的五一一團一營，於十三日先後馳至增援，內外夾擊，激戰至十四日凌晨；共軍才不支潰退，紛紛向津浦路以東回竄。

梁園方面，五一一團團長黃振雄於十二日拂曉率領該團赴援王子城，途中與共軍遭遇發生激戰，因眾寡懸殊，被共軍包圍，黃振興團長裹創督戰至十三日夜，共軍因王子城方面潰敗，乃乘夜解圍退走；五一一團當發起追擊。大馬廠方面，皖東游擊第十縱隊前方各據點僅有零星戰鬥。巢縣、含山、和縣一帶，共軍第七師也自十一日起，紛向四處游擊，企圖牽制國軍；至攻王子城的共軍潰敗後，該師也相繼退走。此役李品仙所指揮的國軍以寡擊眾共軍兩倍的優勢進犯，戰鬥慘烈；四個團長中兩個重傷一個輕傷，營連長以下傷亡者六百餘人。擊斃共軍兩千人以上，生俘二百餘人，繳獲步槍三百餘支。

抗戰期間，共軍到處以各種手段兼吞地方游擊部隊，再以「以大吃小」戰術，集中兵力，襲擊正規國軍，佔據地域，往往得逞。此次卻遇到指揮卓越，戰鬥堅強，正規軍與游擊隊團結配合的李品仙軍，碰了個大釘子。從此不敢再動大別山的腦筋；迄至抗戰勝利，安徽全省已無共軍蹤跡了。（未完待續）。